

创刊十周年回顾

《北美行》杂志的几点特色

何志工

一份以中国大陆留美学人为主体的，有香港、台湾朋友参加，籍休士顿地区“中国文化学社”为依托的综合性期刊《北美行》，已经走过了十年的路程。业已出版的三十期杂志，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他们包括前后几百名作者，上百名编务人员，十几位学社社长，尤其是十几位《北美行》主编。这份既无政府或商界背景，又无政治蓝图，出版资金全靠自筹的刊物，能够出刊至今，恐怕为所有参与过北美行的编作者所始料不及。杂志的两位初创者徐志华和徐海明在出《北美行》创刊号时，曾讨论过此杂志是否能出刊三至五期。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就有了。

《北美行》杂志从来就是一个集体奉献精神的产物，它体现着一代“天涯客”的情怀与追求。十年里，主持或参加《北美行》的人换了好几批。他们中的大部分已从学校毕业，或是定居于美国各地，或是返回大洋彼岸高就。他们中间有些有些人从未谋面，互不相识，而有些早已成为知交益友，相信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大家都会珍视在《北美行》得到的那一份感觉，珍惜参与《北美行》的那一份回忆。

作为《北美行》的一位曾经参与者，笔者认为这份杂志在其十年的历程虽没有“轰轰烈烈”，但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办出了一些自己的特色。

《北美行》最为鲜明的特色，是它所反映出的一种强烈深刻的“感受”色彩。中国人远离故土，新涉异国，每个人都在陌生的世界里走着一条陌生的路。有人举步维艰，四顾茫茫，不知路在何方。有人接受挑战，在逆境中艰难前行。有人着意认识“新大陆”，用心寻觅它山之石。也有人梦断天涯，沉戈断戟，天涯孤客的境地，彻骨冥心的体验，使得《北美行》作者们常常“笔锋带感情”。浓郁乡情，断肠离恨，他乡冷暖，异域情怀，一一以诗词、小

说，散文，杂谈，乃至政论等各种文体形式，细腻而深刻地倾吐于三十期《北美行》页章。这种“感受”是中国留美学人的心路历程，是海外游子的心迹实录。纵观一百多年来的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如此深刻而全面反映独在异乡为异客“感受”的刊物，大约屈指可数。

浓厚的“文化”气息是《北美行》杂志的另一个特点。参与《北美行》杂志的大多对文学有某种爱好，以文抒怀，以文会友自是一种情趣。《北美行》的文章大多是业余爱好者的手笔，也不乏专业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和人文科学学者的作品。杂志的主办机构名为“中国文化学社”，参加者重视“文化”顺理成章。在美国上千个华人社团里，以“文化”冠名的较少。《北美行》和“中国文化学社”中曾有人以“此地是文化沙漠，当下正商风漫卷，到底为何？”为上联，在一次聚会上征下联，结果引出近二十句答案。

应该说，《北美行》主要编作者有意识地对“文化”付诸特别关注，将社会变迁，思想演进视为重要文化运动，将文化碰撞与交融视为社会文化发展重要媒介。在他们看来，留学运动本身即是重要文化活动，旅美华人的感受，情怀，思想等皆在反映一种文化追求。这种思路有意识无意识地赋予《北美行》某种特殊文化意义，使杂志的一些文章有些许新意。杂志的一位周姓骨干编者曾戏称：《北美行》及“中国文化学社”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摇篮”。此言当然不足为信。

心系祖国进步强大，探索改革发展方向，是《北美行》杂志的另一特色。从第一天起，杂志就开始刊登探讨时事，纵论改革的文章，如探讨经济改革模式，揭示西方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特点，讨论思想界动态等。到最近的第三十期，还刊登有讨论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的文章。其他如呼吁美国政府延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为“民族主义正名”，保卫钓鱼台，维护中国留学生和中国移民权益等文章也时常可见。总体说来，参与《北美行》和学社的主要人员，都不是象牙塔内的自我封闭者，也非对时

事国情漠不关心。长期以来，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学校和社区的活跃人士。有十名以上的杂志编辑，包括好几名正副主编，选择了回国服务的落，其心系中国之程度可见一斑。

<<北美行>>杂志还有一个特色，即它体现了宽容和自由的精神。十年里，<<北美行>>始终是一个公开的园地，是一个欢迎和鼓励各种观点文章的场所。<<北美行>>主要编者虽然有着较为接近的思想倾向，但杂志从未发表过社论，历任主编均不以政治见解，文学观点，个人身份等作为文章取舍的标准。由于容得不同观点，<<北美行>>曾经常出现讨论，争议和探索性的文章，直接批评杂志主要编辑人员的文章也曾多次原稿照登。<<北美行>>的参与者们对宽容和自由这两个民主制度重要理念很为看重，并加以身体力行。杂志和学社内部的分歧乃至争论，都是正常现象，都可以通过协商和约定程序解决。杂志早期的一位主编昌增益曾将<<北美行>>和“中国文化学社”称为“民主制度的实验室”，并非语出无由。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有缘的，或许能并肩走上一程。<<北美行>>犹如一只小舟，载着故乡人，天涯客，载着故乡情，天涯梦，在文海里荡漾，在天水间前行。小舟过处，隐约留下一些波痕浪迹。小舟前方，是一片无际的天空与大海。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于旧金山

我与《北美行》的十年

昌增益

离开休斯顿已经近两年了。在清华园里忙碌的工作中，休斯顿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

我是85年8月到休斯顿的。那一年我20岁，被公派赴贝勒医学院生化系攻读博士学位。一直到95年12月回清华大学任教，我在休城渡过了近10年光阴，它是我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而在这十年之中，我从未远离过中国文化学社和学社主办的《北美行》杂志。

此时此刻，提起笔，感受着的是心中对《北美行》的那份牵挂。创刊于1987年的这份杂志是自发的、非盈利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它记录着留学生生活、心态与人生轨迹，而今已经走过了10个寒暑春秋。而我这样被称为文化学社“元老”的人，虽然身在北京，自然有责任为《北美行》写篇纪念性的文章。

我一直保留着何志工博士（《北美行》发刊者之一）在我95年底离开休斯顿时作的一首词：

浪淘沙·送别益

增

归骑鞭未停，戴月披星。

匆匆北美十年行。

回首当年风云共，文苑点兵。

怎忍把“浮名”，换了漂洋。

东风祝酒上高亭。

此去天长且路远，心到自平。

是的，“匆匆北美十年行”，而《北美行》尤其令我难忘！

在休斯顿的十年是我人生的第三个十年。在这十年里，我除了完成学业，并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领域发表了几篇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外，还做了不少的社团工作。参加《北美行》和中国文化学社的工作是我认为最有意义、相信也是对我最有影响的事。

参与、亲近《北美行》的十年，是我留学、成长的十年。今天，我在清华园中，自己也成了留学生的导师。回想起来，自有几分感慨。

《北美行》真实载录了一部分华夏学人在异乡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它记录下了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的方方面面、甜酸苦辣。我这里有一份迄今为止的“全集”，其中的第一、二、三、四期还是“手抄本”，里面的花边和美工也全部是大家徒手画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想出刊这么一份杂志呢？我想发刊词会给大家一个答案。

这篇约500字的发刊语中写道：“‘新大陆’毕竟光怪陆离，风光不与别处同。……此地既人众地博，书文切磋乃至吟咏唱和便不可为少，是为新大陆又一学生刊物——《北美行》发刊之由。”然而，翻开《北美行》，我们就

会发现，它是不同于那些“切磋”和“唱和”的同类的。因为“《北美行》旨在记录留美学生思想轨迹，反映其学习、生活风貌及求索过程之痛苦、彷徨与欢欣。这是一个理性、探索和思考的园地。它秉承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坚持批评与怀疑精神。……它始终与全体留学生携手，共谋中国的富足、民主与强大。”我想，也许这篇发刊词表达了太多的人文理想和太鲜明的那个时代的特征，甚至显得幼稚，但作为“思考园地”的《北美行》毕竟是在继续，在成为一部分人的核心，并且，在发展。

我在想，要是没有这么一份刊物，以及主办这份刊物的中国化学社，我的休斯顿十年又会是什么样呢？

首先，我不太可能会结识这么多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年龄层次的、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这份刊物的作者、编者中有学文的，也有学理工的；尽管大部分是年轻的学子，也有不少久居海外的中老年华侨参加；尽管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也有不少来自台湾、香港、澳门。尤其在开始的几年中这种状况是非常明显的。大家都非常珍惜这种难得的大联合，共事也极为融洽、愉快。

我认为参加者都属那种心中装着“大中华”的人，大家同心希望中国的强大。

其次，如果没有这份刊物，我不太可能会去动笔写那么多的诗和杂文。最有说服力的是我发表在《北美行》第20期上的那首题为《海外·游子·中秋》诗的由来。记得当时文化学社主办了一个中秋赏月的活动，主管活动安排的明星(现在为Indiana大学的经济学助理教授)来电话说希望我能朗诵一首诗。我身边也没有什么诗集，怎么办？只好自己动笔写了！这首诗就这么给“逼”出来了。其实很多的文章都是这么给逼出来的。

多一点这种被逼的机会对人的成长是极为需要的！

中国化学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民主的场所。《北美行》的主编，学社的社长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有时竞争还挺激烈的！我竞选成功过(我做过主编，也做过社长)，也失败过。在成功和失败面前我们都能处之泰然，这是民主社会合格公民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有的人把《北美行》、文化学社说成是“才子俱乐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然而，才子多了，矛盾也随之而来。这种矛盾我直接面对过不少。尽管当时很难受，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挺有意义。面对矛盾、解决矛盾是很能锻炼人的一一它能使你更加成熟。在这里，我记起朱镕基副总理曾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对人生而言，甜酸苦辣都是营养。

中国化学社是个大家相互学习的场所。我喜欢学习历史。当时学社里有在休斯顿大学历史系研读的何志工和Rice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李晶。他们是我经常请教的对象。何博士后来在休斯顿大学城中校区教美国历史和中国历史时，我也去旁听了。李晶博士现在是马里兰州一所大学的助理教授。当然，他们有时也向我请教一些分子生物学方面的问题。给历史学家讲科学也别具一番风味！

《北美行》的十年是大家艰苦创业的十年，是坚持就是胜利的十年。刚开始时(那时，我还没有参加，是个局外人)是编者、作者一起动手手抄文章，排完版后再一块去复印，最后自己装订成册。后来有了电脑打字，但因经费有限，还是自己去复印装订。出第7期时，当时的社长范江弟找到了一家便宜的印刷厂，《北美行》才开始比较正规出版了。后来印刷质量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到第20期开始有了上光的封面！这一步步的成长，就象一个人的成长！这是很多人作为一个集体共同创造的一份事业。它将是一份美好的回忆，永远印刻在众多参与者的脑海中。

我，还有很多其它当年的《北美行》、中国化学社积极分子都因为事业的需要离开了休斯顿。不少甚至离开了北美大陆而返回了大陆、台湾、香港等地。担任过《北美行》主编的人中就有五位回到了中国大陆！我相信大家在文化学社中的那种追求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将是永存的。香港已经顺利地收回了，澳门也将在本世纪结束之前被收回。这使海内外华夏儿女异常振奋！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也能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这些文化学社的朋友们(尤其那些已回台湾和大陆的人)是否在未来，能在此方面有所贡献呢？

1997年10月1日于北京清华园

我的另一个家

写在中国文化学社成立十周年之际

徐海明

1987年的一个秋天，我和好友昌增益在梅恩大道上离德州医学中心不远的的一个廉价衣服店内买东西。我们俩各自挑了个牛仔帽，又选了一两件色彩鲜艳的短袖衬衣。休斯顿的秋天确切说来是一年中的第二个夏天，对不习惯象老美一样在炎炎烈日下晒烤，但又喜欢游泳的人，秋天是个绝好的季节。我和增益兄正因为计划去海边而买东西的，牛仔帽可以遮太阳，而大花衬衫是想用来添些不拘一格的潇洒风度的。

正当我们要付帐离开时，迎面看见一位瘦个子中国同胞上前打招呼，互相介绍以后，得知对方刚从加拿大过来，现在休斯顿大学就读国际政治。当时中国留学生中学文科的寥寥无几，就拿莱斯大学来讲，我是经济学，也是全校六、七十名中国留学生唯一学文科的。我和瘦个子都觉得异地相逢难得，于是约好以后多联系。

几经接触后，我们相互便熟悉了，那个瘦个子就是文化学社的大元老何之恭先生。何兄是个很能干的人，当我们商定要搞一份杂志后，他很快就在休大发展了一批人士。这些人中之一就是“校园诗人”美称的徐志华先生。何兄、志华兄和我担当起当时《北美行》的主要工作来。何兄在国内就搞国际关系，所以文学方面底子雄厚，自然由他负责大头文章。志华兄当然包揽了所有诗作，而我最无专长，就多管一些所谓散文、杂文的文章。

《北美行》初创之时，谈不上有什么条件，所有稿件是手抄的，再复印，装订在一起。我们三人各自的稿子当然是自己抄了，外面来的稿子，如果作者未及抄写，就由我们三人分摊。我因为字迹最不上台面，所以抄写工作最轻。

虽然《北美行》当时办得十分简陋，但当第一期出来时，我们的喜悦却不因此有丝毫减弱。我清楚地记得，但第一期出来后，我在莱斯大学的图书馆里，架子上、桌子上都没有少放，唯恐不被人发现。

我当时虽然学经济，其实是刚刚从物理专业转过来的，因此文笔方面的底子除了自我感觉

以外，实在没有真家伙，但还是因为那种自我感觉。在游子故乡的思绪背景下，促使我对《北美行》的投入。我的这种以为自己能文能武的良好自我感觉当然没有持久。《北美行》随着越来越为人所知，吸引了越来越多能一泻千言的大手笔。我自己的一些旧文字就觉得无藏身之地了。这当然是《北美行》的大幸。

中国文化学社和《北美行》十年来的成长得益与很多能人的扶持。特别是近几年发展很大，形成了以学社为龙头的三驾马车，同时也走出了以前的小圈子，推入了休斯顿的华人社区。文化学社和《北美行》在华人社区中有今日的影响和知名度，实在是许多老会员作了大量的工作的结果。

文化学社和《北美行》的十年历程在十年来的三十期《北美行》中已写得昭然无遗了。夜深人寂，我脑子里在寻问这十年中还有什么事，我想写下来。就在我寻思之际，一种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我想起了我的好朋友们，想起了和他们在文化学社里共同渡过的时光。这种思念之情如同思念故乡亲人一样。

我恍然大悟，文化学社原来一直是我的另一个家。当初一起办《北美行》原来并不只是在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下玩弄文字，我更是在寻找我归家的路。

我素来不喜言语，羞于社交，在休斯顿的十年中不曾参加过声势浩大的协会。即使在读书时也很少参加学生联谊会的活动。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包括莱斯大学在内的各校留学生联谊会纷纷解散，那时我也没有加入民进组织。然而，我惊奇地发现，在这些年里我始终都是文化学社的一部分。

《北美行》前主编林汉明曾称文化学社是个理想主义团体。我不能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理想主义者，而文化学社正是我这个理想主义者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的一点依托。倘若没有文化学社中其他理想主义者的朋友，过去那许多孤独的夜晚岂不寒冷了许多？

就象所有家一样，文化学社给我的远远比我为她所作的多得多。文化学社伴我渡过了在美求学的日子，文化学社给了我情同手足的朋友。

文化学社以前是，现在仍然是我的另一个家。

十月七日于New Jersey.